## 移动互联网的弃儿

在火车上才得知我的工作吹了，因为我太早联系好，而又不能很早到，其他人得到了那份工作。老板说如果我没地方住可以在他那里借宿。

从城北到城南，花了两个小时。因为人生地不熟，到他家花了两个多小时。

当时手机出问题了，充不进去电。问路，路人们都说不知道，就连公交站牌的文明引导员，也是一问三不知。老麦当初怂恿我卸载了臃肿的高德地图，因为在网页上就可以用；现在看来还是很不妥，客户端真的还是更方便的。

就像老麦建议我使用旧版本的支付宝，让我错过了一趟火车，因为旧版本不能买票——一种强制更新的策略；坐公交的时候也领不上长安通，在车前尴尬了好久。

好不容易到了那个老板家，是个小作坊，拿猪牙做手工艺品的。两个西安交大的学生顶替了我，他们还很乖，不挑剔；我更觉得应该努力了。

还是老办法，在贴吧上找。贴吧上一般是招工单位发帖，大多数会写明招工条件，留下微信，加微信拿到时间和地点去面试就好，还是很靠谱的——有明确的面试地点不会有错。那种直接发帖“找工作的来，安排”的帖子就不要理他了。没有安装贴吧的客户端都看不了太多回复信息，也很烦人；在电脑端使用比较方便，可以多个一起比较。

先是找到一个超市的，第二天面试；后来又看到更好的，盒马鲜生的——阿里旗下的这种新零售门店还是很不错的，他们主打年轻化，而且正在推广，工资待遇好，工作也轻松。于是我推掉了第一个。

早上要去市中心附近面试，我来不及了——因为我十点才出发，只得提前跑去附近住一晚。下午得知招够人了，我只晚了不到一个小时。

贴吧没有更合适的工作了，我保留了快递分拣员等最终方案，转战58同城。我对58同城一直保持警惕，我很少依赖它。我只是在这里寻找信息，然后去当地直接面谈。新华书店多个分店假期招工，待遇很好。

我赶往最近的分店，那只是个分销中心，得知的消息是不招人——新开一个书店，不过培训都已经结束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也尝试给这个分店投了简历，打来的电话却是招模特的。

本来就不抱多大希望，我走出书店，又给另外一个分店乱投了简历，看到对面的酒店招工。

商谈结束，我离开酒店，就接到新华书店的电话，叫我去面试。

于是我成为一名传菜工。现在用着旧版本支付宝配合旧版本高德，感觉很棒。

## 八小时工作制

社会主义者欧文首先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设想，他建议：8小时劳动，8小时休闲，8小时休息。1886年5月1日美国爆发了由工会领导的总罢工，这次罢工终于使得政府妥协，全国承认了八小时工作制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劳动节。

八小时工作日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们推动的，这与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。马克思发现，工人的工资是与他的付出是不匹配的。

因为工人的劳动力消耗如果等同于他的工资，资本家是挣不到钱的，相当于资本家搭台工人唱戏，资本家什么都没有拿到。所以工人需要额外劳动一段时间，来为资本家创造利润。所以说，剩余价值其实是合理合法的。

不过，资本家在拿到工人应该给他的利润之后，如果贪得无厌，过分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长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失调，就会出现问题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需要倡导八小时工作制。

我现在就是八小时工作制——八小时上班，八小时休息，八小时……哪里去了？

早上起床就去工作，工作结束就准备睡觉，为什么我感觉一整天都在工作？

早上九点多起床离开职工宿舍，十点开始工作，十点半吃饭后继续工作。到下午两点下班，其实有三个小时休息时间，四点半吃饭准备工作，一直到九点半下班——有时候会加班。回到宿舍十点多到十一点，十二点之前就可以睡觉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已经九点了。我想八点起床来着，可是我累啊。

让我们再算一下，十点到十点是十二个小时；减去两小时吃饭时间，十个小时；再减去两小时休息时间，八个小时——没毛病啊！

我会感觉那个时间丢到了早上，毕竟九点多才打卡，但是睡了九个小时。那一个到两个小时丢到早上了。

吃饭两小时，中午休息两个小时，晚上磨叽了两个小时吗？

事实上在工作地呆了十个小时，我究竟有多长时间可以自己支配？

马克思的梦想是让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，他希望人们能够自由地上午打猎，下午钓鱼，傍晚从事批判。这种劳动形式是一种自由地劳动形式，劳动不是为了生存需要，而是为了生活。

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确证，无事可做的时候即使有多种娱乐方式，还是会感到空虚与无聊——只有劳动可以填补这片空白，好多明星吸毒，是因为他们的钱太好挣了。

劳动将要是而且现在也可以是人的第一需要，但是，闲暇是人的第二需要。只是在我们还不懂得怎么利用我们的闲暇，以及不知道我们应该挣多少钱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忙一点。

## 员工与领导们

员工总是抱怨，觉得自己的领导不好，能力不够，没有同理心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

领导们也是人，也有快乐，也有苦恼，也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埋怨领导不换位思考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站在领导的角度看一下呢？

其实好多时候，并不是领导不近人情，而是我们没有尝试去与领导沟通，只是在私底下抱怨。

**1.传菜工与领导们**

领导看到垃圾桶不干净，就埋怨员工没有倒垃圾，她明明知道，只是有人在倒垃圾之后又扔了垃圾。她不管，她说，从今以后23点之后才可以倒垃圾，并且给员工开了罚单。

另一个领导上错了菜，因为她没看点单，她就埋怨员工往同一个车上放不同包间的菜，事实上那是另外一个领导塞给员工的，并没有告知是哪个包间的。员工没有动脑子，因为领导不希望他动。

“另一个领导”当场规定，不允许在车上放不同包间的菜；随后让厨房又给她做了一份，尽管她并没有这个权限。

那个领导（即“另一个领导”）在第二天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员工——好像是作为我的员工不服气，因为这违反她昨天定下的规定。领导说，我就放了，你能怎么的。

我只好乖乖服从，临走还不忘记大声抱怨：你想咋规定就咋规定。在电梯上我给阿姨诉苦，阿姨让电梯里的波（同为寒假工的服务员）帮我把那盘菜直接拿去包间，因为这两个包间是相反的方向。这样我就可以向一个方向走了，在那里我遇见其她两位领导，他们问我那盘菜呢，我说我已经送到了。不久下边的那位领导慌忙上来确认，我是不是把菜给扔了。

我来面试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领导直接跟我谈了工作待遇，但是直到我离开，我才能问到：那我是做什么的呢？

她说，我现在有点忙，不能跟你说那么多。你明天来试岗，到时候哪里有空缺我就让你去哪里。

试岗期间是没有工资的。在我工作这段时间里，有人在试岗期间离开了，没有拿到工资；没有留下，虽然他也心疼一天的劳动。

这位领导不会给你反对她的机会，反而会让你对她产生感激：我给了你工作，却没有因此看不起你，时不时还会搭把手给你。

**2.厨师与领导们**

厨师有三种装束，大部分是白领结，他们的领结因为红领结们才被看到，红领结是领班。厨房里有两个经常穿便装的，我问及的时候其实是问另外一个，但是得到了关于一个的答复，他后来穿了几次工装，是个黄领结，是厨师长。

厨师长对厨师很严格，很凶。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挺和气，说，祁总，厨房新进两只兔子，您看您多会儿吃啊。

厨师不怎么跟其它领导打交道，但是他们经常要面对传菜工和服务员的领导们。领导们似乎总是来添乱，来到传菜部——他们只能到传菜部；他们霸占传菜部的菜单，指挥我们。

被指挥的感觉是很不错的，因为菜单不是你来看的；这样我的工作就是一份纯体力活，不需要动脑筋；权力就是责任，上错菜是要赔的，我赔不起，而领导们不需要赔。

领导们竟然会不认识菜，有时候叫错菜单，我在上边就需要四处寻找，菜是哪里的；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，虽然责任不在我，但我还是会慌乱。

有时候在传菜部会堆积很多的菜，厨房效率很高，领导们竟然面不改色，尽管我们在旁边等着，厨师也在旁边看着。

领导们在上边上错了菜，就算送了，然后让厨房再做一份。厨房完全可以不做，厨师是看单做菜的，可是厨房偶尔也会做错事情的，而且上边的人直接关系到客人，领导们把菜端回来很让人难受。

对讲机里，领导问，问一下厨房鸽蛋汤多长时间可以做好。厨师刚好在旁边，传菜答：半个小时。上边急了：是集团陈总要的。传菜：半小时嘛。还是急：都说了是集团陈总嘛！最后陈总要了一份西红柿鸡蛋汤。

让我想起上次，也是这位集团陈总想喝汤，厨房说没有。领导问，给厨房说了没有，汤是集团陈总的！

咨客头头也是这样，客人的退菜他要亲自端到厨房去，超级威风；厨房的制品他推销出去，他拿到比厨师们更多的提成，厨师们甚至没有提成，还需要一次次为他打包；经常是他下去给我们帮忙，帮忙给我们做领导，一次次添乱，一次次光临。

**3.没有领导们的员工**

上边提到一个穿便装的，在打听他的身份时还经历了波折，因为一位领导。员工叫他“海鲜”，因为他负责杀鱼。得知他的身份后，我经常看到他走去水族箱捞一条鱼，或者别的什么，走进加工间，不到两分钟，就拎着带血的鱼去厨房了。

海鲜一天天都很闲，虽然鱼的需求很多，但他杀鱼快，所以他一天天只能闲逛。他是厨房最早下班的，只要客人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可以走了——他不需要打卡，钉钉卡。因此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员工，他是卖鱼的。

每次厨房被领导们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他就只能看热闹；因为他没有领导们，领导们试图使唤他的时候，他只好看着领导们闭嘴离开。

**4.草草做个结尾吧**

员工当然要怕领导，因为是领导们养活了你；领导们当然要使唤员工，因为你们人多势众。集团陈总吃饭绝对不能给钱，因为他们不是客人；既然不是客人，就一定要得到尊重，用最新的餐具，让已经下班的厨师回到厨房做饭。

员工啊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与领导们一定要是一种对抗的关系，不管是怎样的领导，把对抗放在表面上。因为一天八小时的体力工作已经很累了，没有精力与领导们勾心斗角。

即使是这一篇文章（如果你还有时间，记得阅读原文哦），也要为自己设定前提：“除了极少数人品确实有问题的”；路遥知马力，我们哪里能马上知道领导们的人品如何呢？

## 过年不回家的人

下铺跟我一样大的厨师，他的同事们叫他大王，说，洗个衣服，就算过年了。

但是我不能承认这句话是他先说的，因为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，我也已经有这个意思了。也可能有人连这个想法都没有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慰。

经常跟我一起下班的，也是厨房最后一个下班的厨师，负责国宴的配菜，他之前就说，既然选择了餐饮，就别想回家过年。而我几乎是被迫选择餐饮的，因为除了餐饮，少有包吃住的寒假工。

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是酒店最忙的一天，三十桌，而且是三十个单桌，不同的菜与不同的起菜时间；这对酒店也是很大的考验，员工都很累。

领导们一定是要表示一下，大年三十我们正忙的时候总经理来酒店上下慰问发红包，我们终于能够见到天天送餐的刘总了。不过因为我太忙，没有拿到他发的红包。

“更大的领导”——当然是总经理的下属，也要请我们这些春节还坚守岗位的员工吃点东西，算是跨年饭。早在下班之前就让厨房准备好了饺子和大盆的炖肉，还有酸奶和饮料；还发了小红包。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很融洽，虽然我已经没有胃口吃东西，还是感到了员工和领导们的融洽。

事实上，本地人即使选择了餐饮，也还是可以回家过年；不回家过年的都是住宿舍的人。

跨年后我才回到宿舍，一片漆黑，跟往常不同。我想其它宿舍的人一定是一起出去嗨了，在异乡和朋友同事一起过年也不错——是个四室一厅，每个房间作为一个宿舍，我们宿舍是大厅，住着我们三个寒假工和一位年轻厨师。后来才发现原来大家是关了灯看手机，以往我们宿舍是关灯最早的；没有人说话，这也与以往不同，以往会有人开黑玩手游。

只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回来，大王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另外一个就在酒店包间过夜了，拿着手机。一点多的时候比我下班要早的另外一个小伙，跟我一样大，早来几天，是长期工，才回来。他说他去街上逛了，毕竟是过年嘛。

我也没想到我最后会成为一名传菜工，跟这些不同身份，以及在工作上不同等级的朋友们住在一起。

当初找过好多工作，不过大多我更喜欢，而我也自认为能胜任的，比如小米之家的导购，盒马鲜生的店员等等，是不划算的——即使按小时的工资更高，但是我还要自己承担吃住的支出，总的来说我是有更少盈利的。

这些工作是为西安市区的同龄人，而不是为我准备的。最重要的，是给能够回家过年的人准备的。

我也带过几个临时的帮工，按小时计费的，管两顿饭。特别是大年三十与新年初一三十块一个小时，不过他们是通过中介来的，实际上只能拿到二十块。他们早早吃过亏，要比我更容易适应这个就业形势了。

做一个传菜工是没有门槛的——不要求你有什么技能，也不要求你有家。

——“那么，代价是什么呢？古尔丹。”

——“那你过年就不能回家了。”

## 为什么留下

同是寒假工的雷说，感觉啥都学不到，没有啥收获。但是，我们学到的，不仅仅是几个我们从没有见过的菜名而已；但是就像你问上学有什么用，我也不能给出一个令我们满意的回答，只是一口咬定此理。

倒是因为工服有件围裙，我经常在上面抹油，现在我每次沾油了，下意识就想往身上抹；还好我当初抹油的时候会向下看。

今天和舍管阿姨去办离职手续的时候在路上遇见凉菜房的领班，我向他招手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差点撞上一辆自行车，被女司机骂了；我见状不妙，就溜了。

把行李托付给一个保安大哥，他看到我拿个行李箱，像看贼那样看着我：“你又想干啥？”我说我要走了，他才怅然若失：“你是学生啊。”

我去拿行李的时候已经是另一个保安了，人们都知道他，叫他”爱洗澡的”。他跟我说，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，而且要从小事做起。的确是这样。他每天都准时到达更衣室，我老能碰到他以及已经来等他的上面说到的大哥。

有一次谈到我的家乡，他俩就开了话匣子，争相恐后向我介绍自己的家乡，以及他们家的家谱。我被夹到中间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俩还爱拌嘴，那天晚上我下班看到他俩挤在一起，蜷缩在保安厅里。

在更衣室里取我的工服，还没收拾完，鸭师傅进来了，说：“你也要走了。”我说对啊，顺便说又有新人要来了。鸭师傅不知道回了句什么，我突然感觉很心酸，后面的话我就接不下去了。

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声音叫我，我只是应了一声，进来的就是大王。昨晚我没睡着，干躺了两个多小时，碰到大王回来，原以为这就是最后一面了，没想到今天还见到他下早班。大王陪我说了几句话，就回去继续做宅男了。

大王也是凉菜房的，鸭师傅很凶，凉菜房和鸭师傅经常吵架来着，因为两边的工作是交叉的，而且都很忙，难免会不配合。那次领班压抑着跟鸭师傅说：“等一会儿炸了就知道谁难受了。”不过鸭师傅最近态度好了很多，还经常串门开玩笑。

突然南小朋哥哥来了，他说没想到还能见我一面，他写沽清单没笔了下来取一下；我说我也本来就要走来着，多呆了一下就见面了。当初我的袜子脚跟烂了，他送了我一双，还说，“这可不比夏天，得护着点”。可是他脱袜子的时候也是烂的。

我去洗手间洗了个脸，碰到了黄阿姨，她说我应该穿着工服吃了饭再走的，我说太麻烦了；昨晚在这里吃的最后一顿饭是羊肉泡，是餐厅新来的阿姨做的，大家都说她很用心。

去布草房的路上又遇见张阿姨，她刚从家里来，她家藏着几瓶茅台。布草房的阿姨给我办了手续，刚来的时候我没入职，衣服是要借的，本来黄阿姨帮我借衣服没想到她们两个争论起什么来了，半天才拿到。

之后去人事部，朱淼姐刻立麻擦办好了手续，我甚至没有知觉；也多亏总监提前帮我签了字，不然我还得多跑几趟。

办完人事部的手续我好像就得离开这里了，因为已经不早了。没想到我在外边遇见正在休假等快递的峰，他没有回家。一起吃了顿饭，他的一位同事阿姨还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吃饭没有，说自己一个人在宴会厅收拾很无聊。他们宴会的经常来给我们帮忙，每次都感觉他们端菜的样子很好笑。

吃完饭就各奔东西了，他回宿舍，我找住所，他脸上有一滴没擦干净的泪珠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。

昨天晚上收台的时候，我说本来想拿我的口罩做个纪念，可惜被我弄坏了。王阿姨说，就这地方，留啥纪念呢？不只王阿姨，大家——服务员们、传菜员们、厨师们、保安们、工程员们都这么说，但是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又不走呢？

难道正如苗师傅所说，我们是学生，就做一个月，又不是来谋生的，有什么怕的；在这里年复一年工作的你们，不离开这里，是为了生存吗？四个月七十个账上加班的伯伯，经常一天加班四五六个小时的峰，是为了生存才加班的吗？还有赵部长，酒店不倒，你为什么就不走了呢？

我经常在早上上班的时候遇见保安哥，他有一次见到我就活蹦乱跳，说见到我高兴，还笑着跟我握手。那天晚上我在厨房冻脚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一点也不高兴。

十五岁的洋洋说他舅舅已经五六年没回家过年了，我说鸭师傅还算好了，就是西安人，每年都能回家过年。鸭师傅说，好个屁，早上五六点就走，十点多才回去，谁跟你过年！

李阿姨说，洗碗房的人累不说，还事情多：员工餐厅、西餐厅、中餐厅都是她们几个，每天的餐具都能堆出厨房；各处的人都要拣出盘子来重洗。原来八个人，现在就剩下四个人了，可是一个本来要辞职的阿姨怎么又不走了呢？

好像没有回答一开始的问题，但是我还要提出新问题：享受着八小时工作日，面对着领导们的我，为什么在半个月的时候没有了激情呢？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重读《存在与时间》的导论的我，为什么在之后几天又重新有了动力呢？

经过梳理，我想起来我作为传菜员一般是不进包间的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客人的剩饭——当然好多剩饭都是干净的。过年期间我们需要上去帮忙，当然是等客人走光，不过过年吃饭的人都喜欢打包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的。果然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。

## 一票难求

离开城市，我回到乡村，又准备着去往另一个乡村上学了。可是，我还没有买到票，这就是回家的代价，也是一个月前忘记买票的恶果。

我几乎是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，在我第一次去上学的时候，啥都不懂，直接去火车站买票的，很顺利买到的；回来的时候，我还是通过12306直接买的票；有一次忘了买票，我先买了一站，上车补的票，也没有站太久。所以我一直奇怪，为什么我不需要使用抢票软件呢？

不过这次，不仅仅因为我忘记买票——我在发售的前一天和后一天分别想起来，更因为我经常坐的那趟列车突然更改了停站计划，我的行程没有了着落。

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因为那时候还要上班，我就借助于抢票软件了。不过都要开学了，还是没有进展，我就选择了其它的方案。

因为大家都在用抢票软件了，即使到了光速，也还是有人在你前面，付费用户也不一定就是第一名；而退票的人是很少的。抢票软件会监控某一趟车次的余票，发现余票立即调用用户信息，按“速度”排名，依次买票。抢票软件不等于黄牛，因为它并没有事先拿到票，它只是一个代理人，帮助用户更快买到票，所以它的成功率比黄牛要低。

无论怎样，抢票软件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，我们不需要前往火车站，也不需要盯着12306，我们只需要等待，就会有机器人帮你在合适的时间买到票，以毫秒级的速度；特别是在捡漏的时候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最宝贵的就是用户的惯性，即使余票还很多，我们也会使用抢票软件，这是巨大的流量。我们拥抱互联网，感谢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，与此同时，我们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弃儿。

进步总是伴随着阻力，这个春节，抢票软件们似乎受到了限制，这是保守势力的负隅顽抗； 12306终于也想分一杯羹，谁都眼红这个领域，候补票已经在测试了。当官方推出类似的功能的时候，排队的标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，抢票软件们也会遭到一定的打击。

尽管如此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刚刚，我收到了携程的短信。

这次的行程比较复杂了，回到学校，我们也能恢复正常的更新了。也是苦了老麦，刚刚从电子厂出来。